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

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

臣陸

湘

謄錄監生

臣周

勲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二十六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十八

唐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少姿度魁傑與諸兄共學見時方多故輟策歎曰丈夫當建功業弘濟四海渠老

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後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進不得入關退無所據則坐受禽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以時決會顏杲卿招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縊殺之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聞已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

首紿得信旗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供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回紇大驚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燧因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壯以授薛嵩等四將其子瑒佻勇不義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果然嵩自相衛遺懷恩糧抱玉令燧說嵩絕懷恩自歸朝廷即署燧兵曹叅軍累進鄭州刺史勸課農田總戶籍歲一稅之人稱便徙懷州乘荒亂後瘞暴皆止橫斂勤教化將吏有親者躬造禮之大獲秋稔民

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為隴州刺史州西山直吐蕃上
有通道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吐
蕃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授商州刺史兼
水陸轉運使大厯中轉檢校左散騎常侍鎮河陽三城
李靈耀反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州遇敵來
犯忠臣兵潰將引歸燧軍頓滎澤固止之忠臣乃還收
亡卒共敗賊將張清于西梁固靈耀有銳兵八千號餓
狼軍燧戰破之進至浚儀值田悅帥衆助逆忠臣戰不

利燧引四千人為奇兵擊敗之悅單騎遁靈耀亦走汴
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爭
功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遷河東留後進節
度使太原承鮑防敗後兵力衰單燧募廝役數千人補
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分短長三等稱士所衣
為戰車前冒狻猊怪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
器用完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之威震北方建中二
年朝京師遷兵部尚書封幽國公奏田悅必反宜先禦

備甫還鎮悅果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詔與李抱真李晟救邢洺燧出嶠口未過險移書示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殺其驍將悅聞乃自攻臨洺使大將楊朝光率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又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及麾下八百人獲首五千級進軍臨洺悅悉

軍戰百餘合大敗之斬獲萬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與衆約勝則以家貲賞至是傾家財賜麾下德宗嘉歎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之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救悅悅裒散兵壁洹水燧進屯鄴詔李芑以兵會次于漳悅遣王光進守漳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用鐵鑕維車數百絕河囊土過水而渡悅知無多糧深壁不戰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踰洹日挑戰不出燧令諸軍

夜半食先雞鳴鼓角趨魏州旁匿百騎須悅渡即焚橋
悅果率李納等兵譟而前燧令士無動預除戰場列壯
士五千以待比至縱擊之悅敗趨橋橋已焚衆赴水死
者不可計斬首二萬橫屍三十里殺賊將孫晉卿安墨
啜溜青兵幾盡悅夜走魏嬰城自守于是李再春以博
州悅兄昂以洺州併王光進符璘李瑤皆降遂傳魏城
絕御河上流魏人大恐悅遣使告急于朱滔王武俊未
至出兵背城而陣復大破之進同平章事封壯平郡王

會涇師亂帝幸奉天詔還軍太原李懷光反詔燧為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敷守隰鄭抗守慈燧檄諭皆以州降即命兼晉絳慈隰節度使固讓于康日知帝嘉許乃分兵收夏縣畧積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偽刺史王克用棄城去遣李自良定聞喜萬泉等六縣降其將辛旻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又戰寶鼎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時天下蝗

旱兵艱食朝議多請赦懷光帝未決燧入朝言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畿捨之無以示天下請給三十日糧足破之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此城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諭曰公等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保也未對燧曰汝以我為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請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

人矣渾瑊聞之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
固有大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堡將尉珪降
餘戍望風遁去遂濟河直抵城下陳兵八萬是日懷光
死守兵萬六千皆降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同等他
脅附悉赦之果二十七日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
還太原帝賜宸宸台衡二銘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
義堂榜其額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破鹽夏詔燧為綏
銀麟勝招討使次于石州吐蕃懼請盟帝不許遣將論

頗熱甘詞重幣轉請于燧明年燧與論頗熱俱入朝帝
許之吐蕃尚結贊謀去燧平涼劫盟釋燧兄子弇曰河
曲之屯春草未生馬饑人疫若此時引兵渡河吾無種
矣賴公許和今釋弇以報帝聞果悔怒奪其兵拜司徒
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像凌烟閣卒年七十贈太傅
謚莊武

論曰渾瑊稱馬公制敵固有大過人者此乃燧實錄
非虛譽也燧沉勇多算善誓師能得人死力故所向

未嘗挫衄與李晟共享大名遭時眷宜矣史以與抱
真交惡及不禽田悅信吐蕃為燧惜亦春秋責備賢
者意乎然抱真睚眦聞晟一言即和好如初此不足
為盛德累田悅有河朔羣助未易輕取奉天忽狩詔
趣還軍謂力所能而故縱燧何至于此極也輕信吐
蕃乃其一時之悞亦尚結贊狡黠計去三賢之計深
君子當原燧之心而諒之

渾瑊

渾瑊鐵勒渾部人也世為臯蘭都督父釋之從朔方軍積戰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防秋節度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耶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遷中郎將從李光弼討祿山定河北射賊將李立節貫左肩斃之遷右驍衛將軍肅宗即位瑊以兵趨靈武至天德遇吐蕃入寇擊敗之遂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于新鄉擢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平史

朝義大小數十戰功稱最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實
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父釋之與吐蕃戰
死既免喪起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數有功
遷太子賓客吐蕃引去瑊邀擊大破之悉奪所掠而還
是後屢擊走吐蕃回紇進兼副都護振武軍使檢校工
部尚書德宗析子儀所部為三節度瑊居一焉李希烈
反詐為瑊書若與同亂者帝知為反間不疑更賜良馬
錦幣帝狩奉天衛從僅宦官左右百餘人瑊率家人子

弟以從城時為金吾大將軍有威望衆心賴之以安授
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
至日中不解城曳芻車塞門焚以戰賊方解去自是二
十五日間賊四面攻圍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死者
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投蔬本供御帝與城相泣泚
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黃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
又縱慢詞戲斥天子以為勝在頃刻使騎環馳招降公
卿士庶妄言不識天命帝召城授誥敕千餘自御史大

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瑛御筆使量
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瑛俯伏鳴
咽會賊造雲梁廣數十丈載數千人施大輪冒以氊革
周布水囊驅民運土塞隍瑛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
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時王師乘城者皆凍餒
兵鹽甲敝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羣臣號天以禱瑛中
流矢自拔去血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反悉焚賊皆
死舉城歡譟是日授瑛二子官第賞將校會李懷光奔

難賊乃去懷光反帝如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追騎至擊却之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域天德永平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乃率諸軍趨京師賊將韓旻屯武功來拒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赴奉天應接李晟以抗京城西面晟自東渭橋破賊瑊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兼侍中封樓煩郡王帝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

改封咸寧郡王討李懷光加朔方同陝虢行營副元帥
河中平加檢校司空賜大寧里甲第女樂與李晟鈞禮
吐蕃尚結贊請盟詔瑊為會盟使盟于平涼被刦副使
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獨得免貞元四年吐蕃入涇邠
授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
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忠武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史
記慕司馬遷自序著行紀一篇詞不矜大天性忠謹功
雖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親閱視每有賜予下拜

跪受若在帝前時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天子常恐藩
鎮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瑊有所論奏不盡從可輒
私喜曰上不疑我矣故帝始終信待常持軍猜間不能
入

論曰渾瑊賢將也功烈可嘉其學問不可及也最愛
其忠誠謹慎貢奉受賜若在帝前論奏不從獨喜見
信功愈高而志益下此豈武夫勲人能之乎為將者
誠不可不知學哉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玄河西安興貴之裔也從兄抱玉有戰功
恥與祿山同族賜姓李氏因徙籍京兆代宗朝封涼國
公歷官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為將臣之良抱真
沉慮有斷兄帥澤潞時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
恩反挺身歸朝帝方憂懷恩兵精又倚回紇召問破賊
狀抱真對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
下言子儀為朝恩所殺故衆信而為之用今若起子儀

使將兵是伐其謀可不戰解也帝從之果如抱真所料
遷殿中少監充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抱真因言百姓勞
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節度副
使凡八年抱真揣山東有變澤潞當要衝乃籍戶三丁
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間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
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
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
軍冠德宗即位領昭義節度使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

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于雙岡斬其將
楊朝光遂解臨洺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進圍魏悅戰
城下復大敗之進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
又聞德宗狩奉天抱真與燧乃各引麾下還屯于時李
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
截然橫絕叛亂中離阻其奸為羣盜所憚興元初同平
章事封義陽郡王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
泚而希烈既僭號則欲臣制諸叛于是衆稍離心適天

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
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心尚猶豫抱真以數騎
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
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厲兵東
向雪吾之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
子播遷持武俊哭且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
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奈何舍九葉天子而臣反
賊涕下交頤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

抱真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退入武俊帳中酣
卧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十
兄死矣食訖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進檢校司空實封
六百戶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
詞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遣晚年
好方士餌丹丸卒年六十二

論曰綱目書李抱真會王武俊于南宮幸之也幸抱
真忘身徇義此一會關天下安危故書之也披肝瀝

胆慷慨激切之情狀千載下如將見之其勸代宗起
子儀辭留後試牧守策山東將變練民為兵一生好
士皆識高志遠豈他藩鎮所可同日語哉

杜黃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也登進士宏辭二科郭子
儀辟為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
陰謀代子儀偽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得詔
辨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時諸將狠驕難制

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為侍御史裴延齡惡之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順宗立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一造其門以壻韋執誼輔政勸令率百官請太子監國執誼曰丈人始得一官便可開口議禁密事勃然怒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賣拂衣出及太子總軍國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奏罷之憲宗欲討劉闢議者多言蜀險固不宜生事黃裳獨曰闢狂慝

書生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擒帝從之時名臣宿將各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自戰伐以及成功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機宜關既擒羣臣入賀憲宗目黃裳曰卿之功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每藩鎮物故遣中人伺其軍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脔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

問前古帝王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其要
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舜舉十六相去四
凶未嘗勞神疲體而萬世稱之秦始皇程石決事見嗤
後代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
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委任而責其成功信賞信罰
孰敢不力帝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
秉還宰相紀律張設赫然號中興皆黃裳啟之也元和
二年以司空平章事為河中晉絳節度使封邠國公明

年卒年七十一謚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與物無忤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初奏罷韓全義以李演為夏綏節度使全義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勒兵拒演命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黃裳未敢失禮有幹吏寄錢千緡并羶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縑縷使者聞知為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論曰史稱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得之矣乃又言其通饋謝無潔白名則以卒後數年御史劾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之故也天下焉有王佐之才以振綱飭紀整齊一世為己任而不能律身清白者乎御史不効于生前而効于身後其誣可知觀于李師古之事而益見焉

裴垽

裴垽字弘中絳州聞喜人也擢進士以賢良方正第一

補美原尉藩府交辟皆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珣校詞判研覈精密皆稱才實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謂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日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顧比日人物吾惜不及知君有精鑒悉為我言之珣取筆疏三十餘人吉甫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吉甫罷乃拜同平章事帝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為理之

要何先均對曰先正其心均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
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管均多所參與以小心慎密稱帝
意既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降意順納
在殿中常呼均官而不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恩顧
親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均誠使勿言嶺南節度楊於
陵為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兄官均曰以一中人罪藩
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出監軍均
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欲討之均與

李絳言河北諸鎮聯結已久此時事勢未可進討承瓘
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陰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
師以圖身利瓘固爭不聽承瓘果無功王師告病從史
遣部將王翊元奏事瓘誘得其情知從史稔惡可圖狀
比遣再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為帝陳從史暴
戾無君視承瓘若小兒相與往來軍中可因其機致之
後免興師之勞帝初驚愕徐乃許之從史果就縛因班
師瓘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厭請流斥

以謝天下李絳繼奏語並悚切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
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其
時物重錢輕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
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以自潤故賦益苛民重困均
奏禁止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
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為上供自是淮江
而南民少息矣均以此年驟柄用器局峻整持法度雖
鉅權宿貴造請不敢干以私故頗不為時所悅諫官言

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均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
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均均獨讓休復曰君
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慚
均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
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為輔相其餘量材
授職皆協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咸謂才與時
會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
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為兵

部尚書均之進吉甫所薦也及居中多變更吉甫約束
吉甫復用銜之乃徙為太子賓客至卒不加贈劉伯芻
表其忠方贈太子太傅

論曰憲宗之朝多賢相杜黃裳李絳裴度三人者忠
謀遠略振耀今古故能恢中興之治致削平之功均
處其間清謹守法度天子亦敬而憚之尤長于知人
孳孳進賢大小之官各稱其職可謂裨益弘多矣令
天假之年俾得集思兼策以就大猷豈可量哉

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
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李錡誅憲宗
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均上言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
入骨髓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帝
從之帝嘗論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其道德風烈何行
而致此絳言陛下正身勵行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
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

不肖與焉去官無益于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吏治賴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帝曰善即詔絳與崔羣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于便坐每顧左右作意勸誡吐突承璀請于安國佛寺立聖德碑使絳撰文欲以萬緡酬之絳言大人與天地合德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美有分限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

始皇刻石罍嶧揚征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為萬代
譏笑帝悟以百牛曳碑樓倒之絳見浴堂殿帝言諫官
多朋黨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絳曰此殆非陛下意必
有憚人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
敢發口諫者有幾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
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十無二三人主
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
稷之福也帝曰非卿言朕不知諫官之難承瓘討王承

宗絳當草制固爭不可言古無以官人統師者帝不能
奪詔宰相授勅承瓘果無功還欲加開府儀同三司絳
奏承瓘喪師當抵罪反寵以崇秩後有敗軍之將陛下
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言此屬不知仁義不分枉
直惟利是視得賂則譽跼蹻為廉良失意則毀龔黃為
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
入之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絳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以俟命帝

果怒絳謝曰陛下處臣以腹心之地若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犯聖顏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于是帝動容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遷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賜金紫帝自擇良笏與之烏重胤縛盧從史承瓘即牒署留後絳奏澤潞據山東要害今孽豎就擒方收威柄遽以偏將涖本軍兩河諸鎮必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嘿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重胤節度三城聞者始服

張茂昭舉族入覲絳請亟授以官且遣使詔其麾下皆聽節度乃拜河中節度使任迪簡以帑匱竭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言朝廷命將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江淮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與白居易言所貸未廣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

下而雨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今可還也其見憚如此後閱月不賜對絳奏曰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為計得矣其如聖治何詔明日對三殿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帝怒欲黜之以語絳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欲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帝悅待居易如初時帝未立太子

絳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豈所以承宗廟重社稷遂立鄧王寧為皇太子帝怪前代任賢致治今無賢可任絳曰自古無借才異代者惟聖王慎選極其才分不以己能益覆折節下之則賢者乃出帝曰何由知其賢而任之對曰循其名而驗以事所得十七若任官廉辦措事不阿無希望依違之態邪媚愉悅之容此近于賢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

失則人君疏忌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
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帝問戶部故有獻卿何獨無絳曰
守土之官厚斂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
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烏有羨餘若以為獻是徙東庫
物實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帝瞿然悟尋欲相之以承
璫不合先出為淮南監軍始拜絳同平章事封高邑男
時裴垪已罷絳與李吉甫並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
鯁直數爭論于帝前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宜及時太

平為樂絳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帝曰朕安敢望對曰是時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接近涇隴烽火屢驚加以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帝悅顧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吉甫言人臣當使君悅臣安不宜彊諫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豈得為忠吉甫又言今惠澤已深宜振刑威中外懈惰願

加嚴以束之絳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
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帝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卧
不視事長吁而已絳或久不諫上輒謂之曰豈朕不能
容受耶將無事可諫耶論者謂元和之君臣有貞觀之
風焉元義方媚承瓘得京兆尹絳惡而出之義方因言
絳私其同年許季同帝以問絳對曰陛下不以臣愚備
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
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帝曰善田季安死子懷諫

請襲節度吉甫議發兵討之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
自歸朝廷請蓄威以俟不過數月必有自效于軍中未
幾其軍果擁立田興遷懷諫以魏博聽朝命帝大悅吉
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田興奉其土地
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
使至彼持將士表來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
將士為重朝廷輕矣帝竟遣宣慰絳固請曰如興萬一
不受命即姑息復如何時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

機可惜奈何棄之由是拜興節度使絳又言魏博不霑王化五十餘年一旦挈六州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之宦官以為太過絳曰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者正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益即遣裴度頒賞賜復軍民歡聲動地成德兗鄆使者見之相

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耶帝患朋黨以問絳對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夫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以此目之則天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王播為鹽鐵使有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絳嘗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帝即命盧坦經度四年

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帝問
凡人舉事常病不通于理陷于過失古人處此有道否
絳曰事或過差雖聖哲不免惟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
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自處教坊使稱密詔閱良
家女子及別宅婦人納禁中京師囂然吉甫畏不敢諫
絳獨上疏論之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問里以
貲致之祇取願者四人豈知便爾生事乃悉放歸俄足
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由是復召承瓘于淮南十年出

絳為華州刺史承瓘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
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
矣入為兵部尚書母喪免後復召入穆宗素遊畋絳切
諫不納以疾辭為東都留守寶厯初拜尚書左僕射絳
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然賢不肖太分故屢為
讒邪所中皇甫鏞李逢吉皆惡之太宗立召為太常卿
累封趙郡公太和四年南蠻寇蜀詔絳募兵千人往赴
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

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大譟而入絳不及
設備遂遇害年六十七事聞贈司徒謚曰貞絳所論萬
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為七篇

論曰李絳論事得大體動協機宜其才可為王佐而
方正鯁直惓惓以納忠為己任則魏徵宋璟之流他
人何足以及之惜不幸多遇小人吐突承璀皇甫鎛
李逢吉不能加害而禍生所忽卒墮楊叔元之計悲
夫然絳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躬歷四朝年近七十

此亦非所吝矣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
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
權倖忤旨貶官元和七年以知制誥宣慰魏博節度田
興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食不倦請度通行
所部宣布朝命奉法令輸賦稅累遷至御史中丞宣徽
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暴橫苦百姓撓官司厚得

餉遺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小使奏寰出慢語帝怒下詔獄論大不敬宰相不能解度奏寰無罪帝愈怒度曰陛下愛百姓何如愛小使今寰以愛百姓加罪可乎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問諸將孰才度言李光顏義而勇常有成功不三日果奏大捷帝歎其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兵伏盜京師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韉制背裂中單復傷首度帽墮得不死

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
議者請罷度官以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
罷之是賊計適行朝綱盡廢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度亦
自以綱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愧恨無死所自行營歸知
賊曲折帝益信仗及病創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
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自是以平賊為己任始德
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至
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請

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為禮儀使帝
不聽政議置冢宰度以為不宜徇空名稽庶務乃詔百
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鶚死家奴告鶚子稷易父奏
未冒留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
諫曰鶚死雖有遺獻今因告訐而省其私恐天下將帥
聞之有以家為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
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力度奏病在腹心不
時去且為大患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會唐鄧節度高

霞寓戰卻他相請赦賊鈎帝意帝曰勝負兵家常勢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于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帝然之即以本官兼彰義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

乃上還招討以避弘表韓愈等為行軍司馬入對延英
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
流淚度至鄆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奏罷中
使監軍使諸將得專制號令皆大悅戰氣數倍冬十月
李愬用李祐計將襲蔡遣掌書記鄭澥白度度大喜曰
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果以雪夜入蔡州縛吳
元濟度乃建彰義旌節領洄曲降卒萬人往撫定之除
元濟苛禁偶語燃燭酒食饋遺聽從民便蔡人始知有

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為彰
義節度使元惡已擒蔡人即吾人也衆聞之皆感泣度
入朝行至郾城會帝封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
將度乃復還蔡騰奏申解全宥甚衆策勲進上柱國晉
國公復知政事程昇皇甫鏞以言財賦進羨餘得幸俄
至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度三上書極陳其不可帝不
聽表求自退亦不許度復上疏曰鏞昇皆錢穀俗吏巧
佞小人一旦為相中外駭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

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
烈火焚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
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
九何忍遽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為朋黨弗之
省又與崔羣言五坊使楊朝汶暴橫妄捕繫無辜責息
錢誣引至千人帝曰此小事朕自處置且與卿商量東
軍度曰兵事不理憂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
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命誅之而

原繫者由是京師澄肅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栢耆脅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承宗勢促李師道怙强度勸帝討之奏令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與田弘正將兵自楊劉渡河直抵鄆州師道平河南北三十餘州藩鎮跋扈垂六十年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度乃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付史館卒為異鎮所構以平章事出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

校司空朱克融王庭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
時元微之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凡度所
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撓之不使有功度上表暴二人
過惡以為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敗國政陛
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北逆賊只亂山
東禁閑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閑患大小者
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
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書詔多有參

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
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
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臣伏讀國史
知代宗之朝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伋乃太
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今臣所任兼總將
相豈可坐視凶邪有曠日月天鑒孔昭照臣肝血但得
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表
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微之近職俄

擢微之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
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不聽于是交章極論亦不省
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兩河諸侯無不懷
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入朝度見帝先謝奉命
討賊無功次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帝為動容時以
度無援且久外為奸憊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
詞切氣和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武夫貴臣至
咨嗟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

劉承偕數陵轢節度使劉悟陰與張汶謀縛悟送闕舉
軍譁怒執承偕欲殺悟拘以聞帝問度何以處置度對
曰承偕驕縱不法臣所素知陛下必欲收忠義心惟有
令悟集將士斬之帝曰太后以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
奏請流承偕于遠州帝從之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
諸軍盤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同平章事
而權佞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
召逢吉還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

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歎宰輔非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置之巖廊委其叅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頗牧不能用也帝見度奏狀無

同平章事問何故處厚奏為逢吉所擠于是復兼平章
事帝雖幼孺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
示召期寶曆二年度求入朝逢吉黨大懼張權輿作偽
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
有六岡橫亘如乾象度宅居第五岡權輿上言度名應
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帝雖年少獨能察
其誣待度益厚留輔政帝將幸東都諸臣切諫不聽度
奏言國家設立兩都本備巡幸但自多難以來宮闕營

壘百司解舍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
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令狐
楚為觀察使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
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賜衣中使楊文
端詭言所賜濫惡又勾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且助丁匠
五千修東都帝患之欲遣重臣宣慰仍索勅使度曰克
融無禮已甚殆將亡也譬如猛獸自于山林咆哮跳踉
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陛下無庸遣宣慰徐賜詔

書言中人倨驕待到當自譴春衣不謹方詰有司所上
丁匠宜即遣來已詔所在排比供擬如此則賊謀窮矣
若欲示含容則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
其預借春衣非朕所愛祇是事體不可獨給范陽帝曰
善不旬日幽州軍亂殺克融及二子如度所料帝縱弛
日晏坐朝度諫曰邇陛下月數臨朝人知勤政河朔賊
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幾壅闕夫頤養之道當
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今方居盛夏謂宜詰

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
嘉納帝為宦寺劉克明等所弑王守澄等討亂迎立江
王是為文宗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三百戶太和四
年數引疾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牛僧孺
李宗閔輔政又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
守李訓之禍宦官肆戮凡訓注宗亞賓客悉收逮無遺
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
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

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
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
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
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
固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
三年以病旬還東都拜中書令上已宴羣臣曲江度不
赴帝賜詩及御札使者及門而度卒年七十六贈太傅
謚文忠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稿以儲貳為請

無私言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
既有功名震四陲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歲幾何
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
常為天下重輕及沒之後莫不思其風烈

論曰度始佐憲宗平淮蔡功無與比唐書以為非度
破賊之難排羣議任度之為難可謂知言者矣廣德
以來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久非唐家所有自
度為相海內肅然遵朝廷約束而儉壬小夫乃不肯

使一日安其身于廟堂之上至于穆宗抑又甚焉盧
龍成德瀛州相州諸軍繼亂魏博武寧未幾亦失則
宰相非其人之故也敬宗有志用度而不永文宗徒
事外貌而無實天不祐唐度亦安能如之何哉晚歲
優游綠野史氏以浮沉目之不知蔡鄆成功鑄异讒
構之日度之宜去久矣彼亦自以用舍關天下盛衰
故可進可退而終不忍忽然則其忠不可及也

史傳三編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二十七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十九

唐

李渤

李渤字濬之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白鹿洞後
久之徙少室元和初以右拾遺召不拜洛陽令韓愈遺

以書曰昔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跡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渤善其言始移家東都每朝政有關失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及禦戎新錄召為著作郎遷右補闕以直忤旨左遷王府諮議叅軍分司東都十二年上言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羣臣蘊晦術略啓沃未盡使陛下翹然思

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叙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弟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據經稽古作制度因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讐泐雖在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鏞輔政務剝下佐用度而泐適奉詔弔郤士美喪于道上言州縣逃亡多其弊始于攤逃人之賦誠由聚歛之臣

割下媚上願詔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農夫農國之本
本立而太平可議矣渤既以峭直觸要臣意乃謝病歸
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校考渤上奏自宰相而
下皆升黜之值渤請急馮宿領考功渤議遂廢時魏博
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為副杜元穎由是劾渤外交方鎮
出為虔州刺史至州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
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不開歲移刺江州白鹿洞在
江州境渤舊所隱處也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值

花木為一州勝度支使張平叔方歛天下逋租渤言州田二千頃今旱死者千九百頃若復追逋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而責民賦臣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蠲責又治湖水築堤七百步人不病涉入為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敬宗晏朝羣臣入閣帝久不出至有頓仆者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並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閣待罪會喚仗乃止退即上疏曰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

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釁必生小則為旱為孽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俄充理匭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訐者加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封章無闕日天子雖幼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服未幾以論官人益橫出為桂管觀察使桂有灘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史祿伐粵鑿為漕馬援

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其後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
役數十戶濟一艘渤醜浚舊道鄣泄得宜舟楫利焉踰
年以病歸洛太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渤孤
搦自將不苟合于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倖直
不少哀守節者尚之

論曰陽城及渤皆起處士而能以直名城不毛舉細
故渤則遇事風發此為少異耳白鹿洞之迹自渤倡
之至南唐建學于是朱子為之修墜葺廢揭五教之

目為學之序及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以示學者其高弟繼之母荒厥緒是地遂為理學源濶之所自出渤之風流亦因以百世不湮矣

韋處厚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也親沒廬墓終喪事繼母以孝聞登進士授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預修德宗實錄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進規納忠言多切直時人莫知也李絳規帝未聞納諫帝乃言處厚路隋數

上疏極忠切由是中外推其慎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為開州刺史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沖怠不向學偕路隋合併五經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處厚發十難平叔愧縮事遂寢敬宗初李逢吉黨劉栖楚等構李紳欲置之死處厚言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被瑕洗垢

以成三年無改之道况被讒譖比楊炎為元載復讐盧杞為劉晏償怨諸鎮多為不平兵連禍結天下騷然陛下目所親見寧不深念哉紳得免死遠竄逢吉怒未解寶厯三年赦書不予降官量移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使曠蕩之恩不及近歲斥逐之徒非所以示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時帝畋遊無度月視朝不過三四處厚入見自陳有罪當死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酒色而損壽于法

應誅所以不死者以陛下在春宮年十有五可望弼成
今皇子方在襁褓臣安敢畏死而不諫帝感其言賜以
錦綵然實無能改也王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使姦
臣跋扈處厚奏陛下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何況其他于
是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嘗奉命于宣州徵鷹鷲及揚
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詔帝不得已從之帝
即位三年以荒淫嬉戲為內侍劉克明等所弑矯詔立
絳王悟官官王守澄等迎江王涵入宮討賊黨盡斬之

絳王為亂兵所害守澄等欲號令中外疑所以為詞問于處厚處厚言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又問江王踐阼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下王教以已平內難布告中外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于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位進處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居位務在濟時不為身家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先是齊抗奏罷諸州

別駕凡當授者壅滯京師又元和以來裨將立功得補
宮官久伺闕者朱紫淆沓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
州別駕以處之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
輕改浮論易奪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處厚嘗獨
對諫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
變易出自上心耶乃示臣不信得于橫議耶即臣何名
執政裴度元勳舊德實易直長厚忠實所宜親信臣乃
陛下自擢今言不見聽宜先罷退趨下頓首帝矍然曰

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
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對以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
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大厯
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
尉動踰億萬至鎮則重斂以償至是處厚與裴度始革
其弊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李同捷叛史憲誠陰
懷向背心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名語
曰晉公以百口保汝帥于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為以

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
兵每俘執生口皆剗剔之處厚戒諭前後全活數百千
人太和二年方奏事暴疾次日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
厚姿狀如甚懦者至廷爭嶷然不可回奪百僚謁事畏
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羣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
太廣性嗜學家書讐正至萬卷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
論曰處厚望不及裴度才不及李德裕而鯁亮公明
為晚唐一賢相方穆敬時立朝尤難而處厚苦口納

忠不少自替文宗初政清明恭儉勵精若出宮人三千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罷別貯宣索竒日視朝深談政體待制官屢蒙召問中外咸冀太平因以知處厚匡扶之力不少也文宗時方信任又薦裴度元老同心共事故初政如此此與崔祐甫在德宗初年何異迨處厚卒而李宗閔牛僧孺相裴度不能獨立矣馴致甘露之變讀史者不能不為之歎也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
有司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
典冊皆更其手累遷至御史中丞雅有入相之望始吉
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吉甫訢
于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而李逢吉亦怨吉甫至是
逢吉引僧孺並相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潤州兵素驕
傾府庫賚之猶不足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均而

不怨南方信機巫父母癘疾雖其子不敢養德裕擇長老諭以慈孝大倫違約者有明法惡俗大變按屬州毀淫祠千餘所撤山房廩盜者千四百舍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粧具德裕奏比年蝗旱物力未完本道所存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尚少十三萬軍用徧急今所須脂盞粧具度用銀及金二萬餘兩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勅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絲繚綾千匹德

裕奏言太宗時或獻名鷹李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
令益州織半臂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帝
不加罪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益有位者蔽而不
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優詔為停止時帝好遊幸狎比羣
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宸六箴一曰宵衣諷視朝稀晚
也二曰正服諷服御乖異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
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信任羣小也六
曰防微諷偽游輕出也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

厚謝其意然為逢吉所排訖不內徙自元和後禁母度僧徐州王智興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僧以資福因收其利以自入德裕劾智興為壇泗州願度者輸錢二千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削髮規避徭賦若不禁遏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詔徐州禁止亳州浮屠詭言有聖水可愈疾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互相欺誅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

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奸徒杜景先妄言其師周息元壽數百歲遣宦者至浙西迎之德裕疏言此皆迂怪小術如文成五利者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御其藥豈非以宗廟為重乎不聽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其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凡德裕所善悉逐之于是二人權震天下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一方凋敝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

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
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
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纖悉情偽必盡知之乃請
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由是器械犀利
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兵謂之
雄邊子弟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之阻作禦侮城以
控榮經犄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叩崦闢
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于是二邊寢懼南詔還所俘

掠四千人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德裕遣兵據守
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詔德裕以其城及悉
怛謀等還吐蕃吐蕃盡誅之境上極慘酷德裕終身以
為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
化帝亦悔之乃召為兵部尚書俄拜平章事未幾宗閔
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時鄭注因王守澄以進又薦李
訓待詔帝欲授以諫官德裕曰訓小人咎惡滿天下不
宜引置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

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逢吉位
宰相而顧愛免回亦罪人也訓注皆怨復召宗閔輔政
出為鎮海節度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
訓注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
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復召同平章事既入謝即疏
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請以松栢薦蘿為喻惟正
人一心事君無待于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幸以
是辨之又引管仲對齊桓公所以害霸事惟知人不能

舉舉不能任任而雜以小人之故也又曰先帝于大臣
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
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容
其悛改大罪加之誅譴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
之初上之立非宰相楊嗣復李珣意仇士良既譖死知
樞密劉弘遠薛季稜又奏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悰
奔馬見德裕曰天子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
同官崔珙崔鄯陳夷行上奏曰德宗疑劉晏搖動東宮

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為詞德宗後
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
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鞠俟署狀著
白誅之未晚帝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
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
敢坐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階舞蹈帝召升
坐追還二使二人得免時帝數出畋遊德裕上言人君
動法于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

惟深察古誼母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儉
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
司空回鶻挾太和公主所求無厭遂寇振武德裕以方
略授劉沔薦石雄邀擊之大破之于殺狐山奪太和公
主以還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請攻取安西北庭地
德裕以為漢魏相請罷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
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欲貪外以耗內得之無用
遂止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

戎鹵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餘年生子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

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
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于竹舂
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淚蕃帥即以此
人戮于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
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
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乃
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澤潞節度劉從諫死軍中立其
從子檀留事以邀節度廷議以回鶻餘燼未滅復討澤

潞國力不支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澤潞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彼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

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
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加厚賞苟兩
鎮聽命則澤潞必破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
悔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
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
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
專禦回鶻于是遣御史中丞李回往三鎮宣慰弘敬元
逵仲武皆具橐鍔郊迎立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

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三鎮皆奉詔已而元逵兵已出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于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自涉漳取磁潞會橫水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澤潞未下議者頗言兵可罷王宰又言遊奕將得澤潞表有意歸附德裕言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其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逆命遣子弟

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置表于衢路之間遊奕不
即毀除實恐非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
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
是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
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
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守榆社以易定汴充兵還討弁
又遣中使馬元寶到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寶受弁賂還
于衆中大言相公須蚤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寶曰自

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明光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寶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寶詞窮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明光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舍澤潞而討弁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太

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勅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洺磁而澤潞氣索又先是韓全義敗于蔡杜叔良敗于深皆監軍官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勝則飛章奏捷不勝則歸其罪于將凡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預又諸道銳兵皆監軍取以自衛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壯德裕之討回鶻澤潞也請

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自是號令明壹所向有功未幾澤潞將郭誼斬其主以降帝問何以處之德裕曰誼先教乳臭子以反今見主將敗復賣主求利不誅無以懲惡帝從之澤潞平策功拜太尉德裕固讓不敢當太尉又言趙先臣舊封將傳舊封乃改封衛嘗與帝從容言朋黨之說正人同心共濟不可為黨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乃請罷郡縣吏

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莫能與故威名獨重于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顧我毛髮為森豎翼日罷為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大中元年白敏中令狐綯使仇黨李咸斥德裕陰事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貶為崖州司戶叅軍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哀哀可

喜嘗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元和後數用兵宰相率不休沐以夜繼日至德裕從容裁決雖遽書警奏沛然若無事午漏還第休沐如常帝以詔書處報機急學士不能盡意悉命親為之澤潞平帝每道其語切于事情而能伐謀也河北三鎮每遣使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吏與其使大將邀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

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不敢有異志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奔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安在也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之時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又慮朝廷數討有功或傷于武奏請少息勿損威重願以兵為戒乃可保

其成功帝嘉納之嘗奏言方士趙歸真乃敬宗時罪人
不宜近左右帝以歸真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耳對曰
小人于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
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
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
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

論曰德裕與僧孺宗閔等為水火未免徇愛憎因事
貶黜又若崔珙薦柳公權為學士以恩非已出而左

遷之惡白居易而沮其為相何德量之不弘也然其
才猷事業烺烺炳炳宇宙間有卓然不可磨滅者在
浙西能化汙俗在西川籌邊經濟為當世第一不幸
佞臣居中沮撓墜震疊懷來之事機維州一棄千載
有餘恨焉匡勦事宜決策制勝澤潞既平三鎮惕息
而不敢動仇士良專擅奸滑屏息而求自退藩鎮反
側宦寺專恣不知消歸何有唐室幾于中興固武宗
之英明亦德裕有以佐之也昔人稱姚崇為救時相

若德裕何多讓乎使加以聖賢中正和平之問學其
功業且不知所屆矣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登寶歷進士博學善屬文通
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沉健于謀浩然有拯世志元和後
紀綱弛廢宦豎弒逆更二帝不能討支黨握兵橫制海
內號曰壯司蕡常憤嫉之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蕡對策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

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陛下詢求過
闕咨訪嘉謀請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謹按春
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
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
終歲舉月以終時雖無事必書首月明王者當承天之
道以謹其終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謹其終懋而修之勤
而行之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聞不
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

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降于清問臣未知果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計耶或萬幾之勤有所未至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繼故必書

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閹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杜篡弑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使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上命內竊朝權威攝斧宸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

帷幄曹節侯覽復生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
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昭公不得正其
終則定公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
立之權事與定公無異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
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
札子殺召伯毛伯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顯王命
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
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奪之者是不臣也不君不臣

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善其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也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將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能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

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
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
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
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不能用而反泄必嬰其禍適足
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故徘徊鬱塞以須上意感
悟然後盡其啟沃陛下何不于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
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捄亂之術塞
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

之役則雖不得治其前能治其後不得正其始能正其終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臣聞堯禹之為君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彊必誅至秦二世漢元成不見安危之機不任大臣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兇詐

如趙高奸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昔秦之亡也失
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
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
翦其萌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
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謹按春秋梁亡不書取
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
盜皆不知其所終而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
重其社稷社稷之所以重存其百姓故治天下者不可

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則人之于上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所親者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海內困窮饑寒流散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

賊並起竊恐陳勝吳廣不獨興于秦赤眉黃巾不獨生于漢此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不能擇賢而任之以致失其操柄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強黎元日困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

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俾萬國懽康兆庶蘇
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聞德以修己則人不
勸而自立教以導人則人不教而率從夫立教之方在
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
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
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于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
化成天下矣臣愚又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導之納
人于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在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

則財用省賦歛輕而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刑罰清而人安矣既富則仁義興焉既安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氣感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又謂揀災旱在乎致精誠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患矣臣又謂廣播殖在乎視

食力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又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又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也今陛下之用人求其聲

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
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又謂豪猾
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謹按春秋齊
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獨以日者美其能宣天子之
禁率奉王官之法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
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未聞分外官中
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
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不知

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勲軍容合
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
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
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
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
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
釁之心無仗節死義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
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

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強無踰檢之患矣昔晁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下一命之寵哉時第策官馮宿賈餗等咸咨嗟歎服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不敢取士人讀其詞有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

為執政所抑同時被選者裴休李邵杜牧等二十三人
皆得優調物論翳然稱屈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
能無顏厚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
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
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乃敢空臆盡言指切左右輒引
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為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
上聞萬口籍籍歎其忠鯁至于垂泣誠恐忠良道窮網
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

雖許必容雖過必錄書于史策千古昭明而黃以直言
副陛下所問近臣銜怒朝野惴息萬一變興非常黃不
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讐海內忠義之士皆
憚誅僂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黃遠甚自
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庶臣逃苟且
之慚朝有公正之路顧不美哉帝不納黃對後七年果
有甘露之難迄于唐季禍不可解節度令狐楚牛僧孺
皆表黃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黃誣

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使黃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帝感悟贈黃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論曰黃之忠至矣唐書言仲舒天人三策大槩緩而不切黃獨譏切宦官果若所言劉將無賢于董乎仲舒承文景之餘遭時尚盛黃親見憲宗敬宗之禍故所言有和緩激烈之不同要易地則皆然耳至稱黃

太疎直恐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則貴當亦笑無以
自解然忠臣之心每多直遂彼但知有君與國其身
之利害言之行否初不暇計及之也貴忠誠鯁節彪
炳乾坤雖終司戶賢于位高而無所建白者遠矣獨
歎宇宙生才甚難如此人而不以匡扶國家君子不
能不為唐惜焉

五代周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
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有隙朴知必亂去之東歸後隱
帝誅權臣邠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去
獨免周世宗鎮澶州辟掌書記尹開封拜右拾遺為推
官及即位遷比部郎中世宗銳意征伐慨然有平一天
下之志數問治道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
邊策各一篇以獻朴乃獻策曰唐失道而亡吳蜀晉失
道而喪幽并必先觀所以失之由然後知所以平之術

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
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在乎反唐晉之所為而已
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信號令以服其心賞功罰罪
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
其倉庫寶器用備人可用而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
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
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
歸天意必從矣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

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敝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怯弱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則民疲而財竭彼竭我利江北諸州將為國家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得江南則桂廣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

之此可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餘羣下畏法諸將用命期年之後可以出師世宗欣然納之遷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學士陶穀竇儀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世宗偉朴論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雄濶入宋因之朴為人明敏多

才智非獨當世之務至于陰陽律厯之法莫不通焉奉
詔校定大厯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
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
欽天厯又詔考正雅樂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
依京房為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
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為當世無敢難者然人
亦莫能加也其後宋興皆用之不可變至言諸國興滅
次第宋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卒年五

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贈侍中

論曰歐陽公謂五代之際君不君臣不臣且勿論臣
品之純疵其朝梁唐夕晉漢不可名為一代之臣者
何可勝數歐陽公皆以雜傳列之其亦可歎也夫五
代之君首推周世宗次唐明宗為之臣者亦首推王
朴次則郭崇韜崇韜佐莊宗滅梁為佐命元勲識大
體善諫爭斥宦寺有古大臣之風然以畏讒而請立
劉后其後殺之者即劉后也欲立大功而滅蜀以自

固其後禍即起于克蜀莊宗殺之固自取滅亡然人臣之義公爾忘私死生以之私意一萌罔知所屆況劉后位在第三而勸立出自大臣非正也故削崇韜而錄王朴者以此推而論之梁臣之最著者敬翔李振王彥章也翔振當朱溫在藩之時翼成篡竊之本無足言李振尤險陂無行莊宗入汴即先入朝又不如敬翔一死矣彥章一武人死節之外無聞焉唐臣之最著者則崇韜與周德威安重誨也德威戰將

少瑕疵重誨專愼驕恣雖有諫正補益之功然不如
崇韜遠矣其得禍宜也晉以用桑維翰而興用景延
廣而亡維翰始終乎晉者然迹其行事可羞惋者多
矣漢臣尤無足稱史弘肇畧有微勞然險賊小人與
蘇逢吉楊邠同死于隱帝之手尤有天道無足惜焉
周臣如玉峻斗筭小才范質又欠一死惟朴行誼無
忝其理國料敵確有成算定律厯興禮樂有太平休
風焉方之六朝魏周之間其與蘇綽等倫乎

史傳三編卷二十七